

私戀

婦心三部之二

顯尼志勒著

施德作譯

白行社刊行

三心三德之

私 戀

著者 志村 新

譯者 林 義

昭和十一年一月一日

三之曲部三心補

繼私

續編
續編

1.50 價實

版出月五年十三國民

著	譯	出	發	總
者	者	版	行	經
斯	施	者	發	售
尼	聖	言	行	地
志	存	行	社	州
易		社		國
				光
				明

第一部

她想她好像聽見間壁房裏有一個聲音。她放下了她寫好了一半的信，輕輕地走到那開着一些兒的房門邊，窺看進那個已經黑暗了的房間裏，那兒，她底兒子在榻上熟睡着。當她閃進去的時候，她可以看見兩哥底胸部怎樣地在青年底健康的睡眠中有規則地起伏着。他底軟的，而且已經褶縐了的領頭敞開到他底喉際；他是穿著得整齊齊齊的，即使那雙他在村子裏的時候一向穿着的釘滿了釘的靴子也還沒有脫下。這顯然是他只想在正午的炎熱的時光小睡一會兒，再起來研究他底功課，因為他底書和紙都還展開在他身邊。這時他底頭左右地旋轉着，好像在試感覺醒過來，但他到底祇稍微警覺了一些兒，隨即又睡熟了。這個母親底眼睛，現在是已經在黑暗中看出東西了，這時可不能再假作不看見那在這個孩子底嘴唇邊的奇怪的，苦

痛的意向底表情了，那是她在過去幾天內幾次三番地注意到，而即使在他睡熟的時候也不離去他的。毗亞特麗思嘆息着又搖着頭。於是她回到她底房裏，輕輕地反手掩上了房門。她看着那封信，但却沒有心情續寫下去了。台希曼博士，這封信就是寫給他的，的確不是一個她可以絕不隱瞞地談話的人——事實上，她已經懊悔着那個她在車子上和他分別的時候的很友愛的微笑了。因為現在，在鄉下的幾個夏季的星期中，那對於她底在五年前亡故了的丈夫的回憶，竟在她心中比從前更利害地活躍起來了，於是她把一切的關於那個律師底求婚和結婚的提議的思緒——這種結婚的提議雖然他還沒有說出來，但是一定會來的——和一切的關於她自身底將來的類似的思緒，全都放下在一邊。她覺得和這個人談不到什麼她底掛念兩哥，因為他從這裏不會看到多大的可以作為鼓勵底表示的信任底證明。所以她毀了那封未完的信，躊躇地走向窗邊。

對湖的山脈都消融在空氣底搖動的圈圍裏。底下，在湖水裏，閃耀着太陽底反

原书缺页

起來多可怕，我們在那樣的幸福的日子，竟談到這樣可怕的事情，帶玩帶笑地不算正經，好像這祇是有關於別人而決不會降之於我們的事。於是當牠真的來了，我們並不領會牠——但我們却忍受牠——於是時光過去着，於是我們生活下去，我們睡在那隻我們會和我們的愛人分享過的牀上，飲着他用嘴唇接觸過的那個酒盃，在同一株松樹蔭下採着草莓，那兒我們曾經和一個永不會再來採的人採過牠們——但我們却依舊還不很懂得死和生命底意義。」

她曾常常在斐蝶南底旁邊坐在這長椅上，而那孩子，由他底雙親底撫愛的眼光跟蹤着，在這園裏拿了一個皮球或鐵環跳躍着玩。但正如她心裏知道那個睡熟在那榻上的，嘴邊有着新的苦痛的表現的雨哥，就是祇不過在幾年前在園中玩耍的那個小孩子，在她心裏，她對於這個却不能比斐蝶南是死了這一回事更領會些——這個死，是比哈孟萊德或是西哈諾或是李却王底死更真實，在這些人底假面具下，她是不時看見她丈夫死去的。但這個，她或許絕不領會，因為在光明圓滿的現在和那殘

原书缺页

子氣的詩歌嗎？況且在去年冬季，他難道沒有告訴他母親說有一個小姑娘，她底名字他却溫馨地祕密着，曾經在跳舞的時候吻着他底面頰嗎？在上一個春季，他難道不會很煩躁地回來對她說，在他底同班裏有兩個孩子曾經結着可以生問題的伴侶在拍拉特爾消度了一夜，而自引爲誇傲着在早晨三點鐘回來嗎？所以毗亞特麗思曾經敢於希望着雨哥在他底很嚴重的感情的經驗中揀定她做個心腹，而她自己一定能夠用着鼓勵和規勸把他從許多青年人底悲哀與危險中間管束住了。但是現在，她曉得這些已經是成爲一個過分寬大的母親之心底幻夢了，因爲在這靈魂底第一次真正的衝突的時候，雨哥顯得自己是奇怪又沉默，而他底母親却在這些新的事情面前顯得得爾而無助了。

她顫抖着，因爲在風的第一回吹動的時候，好像在她心裏的恐懼底輕蔑的確證似的，她下瞰着山谷中的在湖濱的明亮的別墅底屋頂上颯動着的白色軍旗。這面旗得意洋洋地飄動着一個邪惡的婦人底煩瑣不休的給一個她所要毀壞的孩子的致意。

顧不得她自己，她舉起一隻脅嚇的手，於是急急回進房間裏渴想看看她底兒子，而立刻要他說出來。她在接連這兩間房的門邊聽了一會兒，因為她不願意把他從好睡中驚醒來，她心中好像她是像從前一樣的聽見着他底停勻的稚氣的呼吸。她小心地開了門，想等候雨哥底覺醒，於是，在榻上坐在他旁邊，用慈母的手段從他嘴裏探得他底祕密。但是，使他吃驚的却是雨哥並不在房間裏了。他甚至連以前常常說的再會也沒有對他母親說，便走出去了，也沒有和他母親作一次照例的分別的吻——顯然的他也是在害怕着那個已經在她嘴唇邊看得出了好幾天的問話，而這個問話，她現在是才知道，她會希望在這時候發問他的。他可是已經離開得她很遠了嗎，可是已經被不寧靜的慾望所勾引了去嗎？這就是那個婦人底第一次的握手所影響於他的結果，當他最近在碼頭上遇見她的時候。這就是昨天她底眼光所影響於他的結果，當他底正在長育的少年的軀體浮出水波來的時候，她從那個游泳池底露台上微笑地招呼着他。真的——他是不止十七歲了，而且她從來沒有想到他是要留給某一個命

裏早就註定給他而要在現在這樣的青年與純潔的時候會合他的女子的。但她所希望於他是祇是這一件事！就是他底青春不能對於這樣一個婦人底淫佚犯一椿罪害，這個婦人，她之所以能夠有那種已經被忘却了一半的舞台名譽，祇是靠着一種輝煌逼人底淫蕩，她底生活和職業即使她最近底結婚也還未能使她有所改變。

毗亞特麗思坐在雨哥底榻上，在這一半兒黑暗的房間裏，她底眼睛閉着，她底頭掩埋在手掌裏，沉思着。雨哥在什麼地方呢？或者是在那個男爵夫人那兒？這是不很靠得住。這些事情不會進展得這樣快。但究竟是不是還有一些兒可能性可以從這個可悲的事件中挽救出她底心愛的孩子來呢？她並不怕什麼。因為她的確已經預覺着：正如雨哥有着他父親的相貌一樣，所以他父親底血也流進了他底血脈，那個從別一個世界來的人底黑色的血，一個沒有法律的國家，在那裏，孩子們都燃燒着大人們底黑暗的熱情，而他們底眼睛裏，即使到了成熟的年紀，也還閃爍着稚氣的幻夢。這可單單是父親底血嗎？她底血可會更涼冷地流着呢？祇因為自從她

丈夫死後，她並沒有遇到什麼誘惑，她就敢這樣說嗎？因為「她從來不曾屬於別個人」。這句她曾有一次對她丈夫說的話是稍微有些不對：因為他曾為她充實了整個生命，因為當他底容顏被夜所罩住之後，他代表了許多不相同的人給她——因為在他底手臂，她是變做了李却王和西哈諾和哈孟萊特和一切他所扮演的角色底愛人了——變做了英雄和惡漢，有福氣的和受劫難的，老實的和狡猾的種種人底愛人了。事實上，在她底早年女郎時代，她豈不會想做一個俳優底妻子，因為與他結合之後，就可以供給她一個唯一的可能性去過一種她底中等人家的教育所使她懷想着的適當的生活了，同時又可以過一種她在祕密的幻夢中希冀着的放縱的惡險似的生活？她又記得她怎樣地嫁給了斐蝶南，非但違抗了她雙親底願望，——他們底堅信的中等人家的心理一點也不能克服了對於一個俳優的嫌惡心底一絲一毫，甚至在她底結婚已經舉行過了之後，也還是如此。——而且得怎樣地從許多危險的敵人中間獲得他。因為當她遇見斐蝶南的時候，他正和一個並不很年青但是很有錢的寡婦有

着關係，（這是在滿城裏大家知道的。）在他底早年，她曾大大地幫助了他，而且又常常替他償付債款。但這祇是因為缺少了一種意志力，所以使他被她束縛着。所以毗亞特麗思曾定下了她底浪漫的決斷，要把她底英雄從這種不值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并且要解除掉這一種因為他底基礎本來就不穩固而所以在旦夕之間就要破裂的關係底結子，但這事情她却恐怕着做得太遲了，對於這個藝術家和他底藝術要有什麼不利。對於她，這是一樁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情，雖然她受到了永遠忘不掉的帶着一半侮辱和嘲笑拒絕，雖然直到斐蝶南真正的得到完全的自由是整整有一年之久，但她却依舊確信着那一次的談話是到決裂的第一步。事實上她底丈夫很正當地做了這個故事，而且很驕矜地甚至對着於此事一點沒有關係的人也自負着。

毗亞特麗思底兩手從眼睛上移了下來，在一種忽然的情感中站了起來。從那一次癡心地大胆的冒險到如今已經差不多有了二十年了——但從那時起她可曾變成一個性格不同的人嗎？她豈不會敢於信託自己在她認為適當的時候，去指示一個對於

她是這樣親愛的人底行止嗎？她可是那個當她底兒子底青年生活要被玷污了和破壞了的時候，虛心地站在旁邊而不做那種像她從前那樣的對於別一個人所做的舉動的婦人嗎？她今天應該到男爵夫人那裏去，她無論如何總祇是一個婦人，她總一定有些關於母教底意義的智識，雖然這一定是在她底靈魂底最底下的一隅裏。於是因她底忽然的決定而快活着，這種決定像一縷光芒似地來到了她心裏，她走到窗邊，開了窗幕，於是充滿着新的希望，她如像對着一個好的朕兆似的致意着她眼前的美麗的景色。於是她覺得應該趁她底決定還新鮮和堅強的時候，把牠立刻就實行了。所以便不再延滯，她走進她底臥室揷着電鈴呼召她底侍女，對於這個侍女，她這天叫她特別小心着幫助她穿著衣服。當裝飾得滿意了之後，她把她底有狹狹的黑絲帶的闊邊巴拿馬帽子戴上了她底深棕色的厚厚地髮曲着的頭髮上，從她底床邊小桌上的花瓶裏的三朵薔薇花中間揀了一朵最新鮮的，把牠插在她底白皮腰帶上，手裏拿了她底細細的山行手杖，於是離了家。她覺得年青而快活，又覺得她底使命一定會成功。

當她走出大門的時候，她看見阿爾蓓斯巴歇先生和夫人在花園門邊。他穿着獵裝短雨衣和皮褲子；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布外衣，在式樣和剪裁上，這件衣裳對於她底雖然傷於憂慮，但是依舊年青似的容顏，顯然是太老婆子相了。

『好呀，哈伊諾爾夫人，』那個建築家喊着，揚起了他底有着一個山羊毛徽章的青色蒂洛爾帽子，他底白光光的頭禿露了一會兒。『我們正是來拜訪你的。』對於她底詢問似的眼光，又說：『你忘記了今天是禮拜四嗎，在那個監督裏的牌會的日子？』

『啊，不錯，』毗亞特麗思說，記憶了起來。

『我們剛才聽見你底兒子的，』阿爾蓓斯巴歇夫人說，在她底憔悴的臉上經過了一絲疲倦的微笑。

『他從那條路走去，手臂底下挾了兩本厚厚的書，』那個建築家說了之後，指着那條在照滿着日光的草原上的通到樹林裏去的小路。『一個勤勉的孩子！』

毗亞特麗思在沒有約束的快活裏微笑了。她說：『明年他將在高等學校畢業了。』

『哈伊諾爾夫人今天看上去多美麗啊，』阿爾蓓斯巴歇夫人樸實地說，用了一種差不多因驚異而謙虛着的聲音。

『是的，毗亞特林德夫人，當我們忽然發現我們有一個已經長成的兒子，而他能夠決鬥和能邀婦人們底顧盼的時候，我們將覺得怎樣呢？』

『但你可曾決鬥過？』他底妻子打斷了他底話。

『啊，有過，我曾經有過幾遭小決鬥。那些事情都是自己尋上來的。變了你，無論如何就爲難了。』

他們沿着路走，這條路，有着美麗的湖景，經過了城直通到那銀行監督惠爾彭奈爾先生底別墅。

『好——這裏我本該和你們同走的，但現在我却要先到村子裏去走一遭——到